

编者按：“邕莱诗会”年度诗人评选活动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的自治区“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活动项目，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先后评选出庞白、陆辉艳、韦汉权、黄芳、雅北、牛依河、余洁玉、黄秋、李云华等9位“邕莱诗会”年度诗人，以及唐允、李道芝、罗添等3位“邕莱诗会”年度新人。本期诗会推出以上12位“邕莱诗会”获奖诗人代表作，以飨读者。

魔性

唐允

我们长大后，许多事变得寻常
——刘老三打他的妻子，赶走女儿；
赵义理输光了亲戚借给的钱。
前头镇的王兴成一定要把他家的骡子
在核桃树上吊够三天。
你可以想象那畜生，经受了什么。
我们喝酒聊到这里，
心中不会一动的。
而夜色不知何起，无穷无尽，
在这样的傍晚，听另一个人说话
只有陌生可以形容，
只有同情——想想各种话语带来的作用
在今天竟如此落寞。
朋友。我们做过的傻事，
也许没有原因。
比如，那天一起将发电机
扛到万条山的山顶再滚下坡去。
喝醉后，你说你要找最小情
——其他不堪的事，
只有自己能知道。
如果说有什么女人可以让你变好，
我不相信。如果说
有人比我更优秀，我不相信。
我相信流过泪水的人，都已接受魔鬼的诱惑。

一树叶子

李道芝

祖母经常就着光亮，用铜制的镊子
将刮蹭眼睛的叶子拔离

有时我采摘桑葚的手指抚着她额头的皱纹
取出倾倒在眼眶里的叶子
她鼻息均匀，干净的眼神转瞬愉悦无比

习惯于把往眼睛里长的下睫毛
喊成与蔽目相似的叶子，在村寨没有第二个
这是她理解的疼痛，更是旧时的方言

鱼刺，锈铁钉，柚子树干，雷和偏头痛
它们相当于一树叶子，肉体外指向不明的事物

此后在很多生活的场景中
我都近于偏执地命名，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词语
全都长在稠密的树枝上

橘色天台

罗添

酒后微醺。我开始在天台上拍落日
已经不去计较光线和布局
看到哪座山头金黄就拍哪里
舞剑我是不会了，风流我也逊色月光
索性构想一个酒的国度

组一个酒局，断肠人加入
或者陌生城市的你。
不得不提到前些年我们围起的花圃
澳洲银合欢吐出种子
镀上了酒色的金桔外衣

酒醒后看月亮，自己就是星星
习惯偷梁换柱，倒水成影
过往的秘史真的很巧合
我竟在你的身上读到一句缠绵的诗
秋后的孤单，细微而漫长

2022年“邕莱诗会” 年度诗人作品展

黄昏

黄芳(壮族)

我在黄昏经过那片田野
秋天最后的金黄正慢慢暗沉
稻草人身上，停落着归鸦、斑鸠、麻雀
还有更多叫不出名字的
它们张望，跳跃，攫啄
时不时，稻草人橙灰色的双手
随风轻摆，引来
野猫的凝视与扑打
哼着曲调的老人经过时
停了一下
微弱余晖掠过他寂静的帽檐
很快，他在倒伏的夏草里暗沉下去
比他的影子要快一些
——没有更远的了
很快，我的影子就会在黑暗中
转过身
回去做一个稻草人

艾草满山坡

雅北

希望
曾经给我包粽子的人
还健在。艾草长满山坡
风拂过麻布裙子上的米粒
粗茧老手

夏天的长堤。颜色还没有完全改变
浅绿和白色之上，有暗香盈袖
把我带回童年
那片桑基地。父亲拘谨的脸
闪烁深深浅浅的蓝

第一次，树木的叶片静好起来
父亲两步并作一步
打开柴门
那些土罐装着土的灵魂
新娶的妻子淘好的五色糯米
在水底的榆树下，她喜悦这浅色的淡白

每个房间
母亲安顿好过去年轻的男人
一些苍术的烟提醒着节庆
确切地说，这是急促调整风向的候鸟
但它们从来就停在每片绿叶上
静默野蕪熟透

可以梳梳青白的头发，她去往河边
一个女孩正以芦苇作为嘴唇
啰嗦出她和父亲的缘分

哦，竟然化作端午前夜的雨
一半温暖，一半寒凉

重叠的事物

牛依河(壮族)

一块石头与我重叠
有来自大山的静默
一条河与我重叠
是我身上的动脉
一株野草、一串稻穗、一个苞谷、一枚果实
是我画在大地上的颜色

一座悬崖与我重叠，有陡峭的灵魂
一座湖与我重叠，是眼中的冷暖与深浅

我的心长成了刀形
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
钝了磨，磨了又钝，不断割舍
情愿的和不情愿的

而我保留了
一只羊的模样，父和母的轮廓，慈悯的叫声
我的良善源自它们

一路前行，更多的事物将与我重叠
或告别

2023年“邕莱诗会” 年度诗人作品展

乡下木工

黄秋(瑶族)

探照在黑夜的光，聚集蚊虫与飞蛾
——这是乡下院子里的灯下
一位刚拜师学艺的木工吐着刨花
铁在木头上摩擦出质地松软的声音

他打理一根圆木，密集的心木
有一座宝库，气候转换，稻谷出穗
榕树叶绿了又黄，仿佛荒原在旱季追逐雨水
声音在走廊回旋，消失在象牙洁白的梨木

他说，木工的工具种类繁多
不亚于一座外科见长的医院
一个修房做家具，增添成型的器具
一个医治疾病，“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①

机械的触角延伸到遥远的乡下
荒芜的丛林找不到伐木者
断裂的木头没有引燃的打火石
我们说话或静默，阳光缝补着人与物的间隙

注：①出自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走在宁静的夏天

李云华(壮族)

阳光是热烈的
花朵也是

街道人流如织
有的撑着伞有的沐着光

都是幸福的，我想
所有的微粒都藏有自己的光芒

我跟随自己的影子
相信对方是快乐的

默默地，不用声张
别惊扰这一域无边的安宁

宁静的夏天啊请牢牢记住
没有硝烟的空气真好

天空明净万物俱寂
洗过的时光，我希望停止。如果需要

我愿意交出粮食和美梦，如果不够
再向母亲借一点点

红色水鞋

余洁玉

六岁时，我有一双红色的水鞋
我穿着它踩过无数的小水坑
溅起多少水花，就有多少微光
映照葡萄般的笑脸
我穿着它第一次走进学堂
戴眼镜的先生暗示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到了秋天，一片黄叶飘飞进来
我把它夹进语文课本的第十页
有时，我也穿着它走过墓地
妈妈说里面住着我的先人
我脱下鞋子，一边抖落泥沙
一边看妈妈除去坟前的荒草
那时，红色水鞋是真的好看
像灰色的日子里，一道光从脚底下滑过

北海银滩看夕阳

庞白

落入海，熔了金
沙滩上的人抹去了脚印

也不见船行，甚至
海水起伏，鸥鸟翻飞
只有呢喃隐隐，似哨似鼓

只有前世的影子栖身砂砾
泛灰暗，闪微光

在更望湖

陆辉艳

一只小犬蹦跳着，过了桥

在这之前，每一个行人
都不紧不慢地走在桥上
他们的肉身过了桥
他们的衣服和头发过了桥
他们的笑声过了桥
他们带着沉甸甸的尘世
和刚折下的野花过了桥
接着是他们的影子
裂开又聚拢的空气
一场风，没有来处的时间
桥下是更望湖
再远一点，是尚未开花的荞麦

小犬等着这一切
都过去了
然后才静静地走上木桥

飞翔练习

韦汉权(壮族)

在板兰峡
几只散飞的白鹭在天空追逐
这是必然的景色
越往上，天空和水分离的蓝色越浓
其他鸟类也在两岸按它们的秩序
正在飞或预备练习
学会防备每一次飞翔可能的意外
逆流而上，湖面就变小
收紧的视野考验着稚嫩的尝试
和两排山对峙，它们怀揣渴望
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在水里看到自己的倒影
离开时，无论是谁
都会留下相应的羽毛